



春雨
◎朱晋



张高网

◎低眉

旧时到海里张高网,能捕到大鱼。一般这种网,高四米,长四五千米。这么大的一张网!穿上高高的毛竹,栽在“洋”边上的沙泥里。只等潮水一来,便网住潮头上觅食的大鱼。

鱼怎能溜走呢?从沙滩底下到潮头以上,都是网呀。插翅难飞!

什么叫“洋”?就是潮水永远不落,任何潮汐,这个地方都不干水,不管潮水落到什么程度,这地方永远都是水,十吨、二十吨的船可以行进,这就是“洋”。

高网栽的地方,基本上掌握到一般情况下能干水,便于退潮了捉鱼。

毛竹够高的了,也栽得够深的了。即便是这样,也难免会有被潮水冲倒的后患。毛竹一旦被潮水冲倒就完蛋了,那么大一张网,得值多少钱啊。毛竹一倒,这么值钱的一张网,被潮水冲到“洋”里去了。到时候,到哪里觅它的踪迹呢?

必须保证张着高网的那两根毛竹,在水里一直竖着。铁炮轰不动的竖着。怎么保证?渔民有办法。

两根毛竹的顶端绑上四个“缆”。小孩手膀子粗的尼龙绳朝四个方向,绑在毛竹的前方、后方、左边、右边,拉着扣在“地扣儿”上。

沙滩当然不会自己长“地扣儿”。可以去找四个“缆”,把“缆”一头绑在毛竹顶端。可另一头,如何能绑在沙滩上呢?这就到了蘸草显身手的时候。

旧时沿海,长有一种蘸草,也有

叫成红草的。长得一节一节,就像是竹子根,朝前延伸。根下起粉的,手一摸,一手的白粉子。就是这蘸草,派上了大用场。渔民做“地扣儿”靠的全是它!长紫菜的、张高网的,都拿蘸草当宝贝!

蘸草发芽是在春天。它长在沿海的沟岸边,不在盐碱地上,而在甜水的野沟边上、海岸堤上,约有一人高。

从大伏天到立秋这段时间,渔民把蘸草割好晒干,折成五十厘米左右长。好几根束成一捆,用尼龙绳子捆好,捆成五十厘米粗细。把这个五十厘米粗细的蘸草捆子带到“洋”边上张高网的地方。拿一种打桩的水泵,对着张高网的毛竹的旁边,要做“地扣儿”的地方,冲。冲了总有两米深的一个坑,把蘸草捆子压到坑里,用沙土埋好。

埋的时候会觉得沙滩是软的,但海潮涨个一两次,就把埋蘸草的地方压平了。海潮上来时,潮水也是有压力的,等于是压在那上面。这就叫作“埋地扣儿”,作用是固定张高网的两根毛竹。

有了这八个“地扣儿”,不管水怎样涨,网都不会倒啦。这就是张高网。关键在于做地扣儿,而做地扣儿的关键,在于埋蘸草捆子。

高网是固定的,一年四季都张在那里,靠近“洋”边上。长年竖着,也不说今天去张一下,明天再落下来移一下。高网一直就是张着,网的高度永远不变。

落潮了,渔民会乘拖拉机去捉

鱼,一个日夜去两次。也有鲈鱼、小黄鱼、米鱼,有时候有马鲛、鲱鱼、鲙鱼,各种各样的都有。

取鱼很好取。潮水落了,鱼就搁浅在网与地面的沙泥上,绝大部分都是用手去捉的。鱼几乎喘不过气来,也有小部分在网前的水潭儿里丫子里。丫子,就相当于陆上的河。

还有一种半固定的高网。灵活的,有一丈高。要靠人来拉它,一根毛竹上有一根“缆”,拉在捕鱼人手上。涨潮时,捕鱼人穿着救生衣,等在网旁边。等到着鱼都过了网,准备打转回头时,立刻把网拉着提高两三厘米,鱼就被拦住啦!

这种高网,也是正常都埋在一个地方,也要用“地扣儿”。两边也有竹竿,只是不竖而已,平时就是躺着。看到有潮汐来才拉,一个月也就拉个四次。一般三潮水到四潮水,或是“下岸”到“下岸一”之间,就可以拉这种高网。

既然埋了一张网,为啥不多拉几次?因为没“圆水”。

一个地方拉了一次网,捕鱼捕起了个头,鱼就知道了。鱼也懂,鱼懂了事,这里有人在捕鱼啊,不能打这块地方经过啊。不经过个三五天,鱼是不会经过这个地方的。不来,这就是没“圆水”。

时间一长,好了伤疤忘了痛。鱼又来了!这就是“圆水”。

捕鱼的人现在都是用船了。丝网也好,高网也好,而今只存在老人的记忆中。蘸草也是,早已绝迹了。



祖母的笑声

◎季永健

祖母蔡淑贞性格开朗,为人宽容,勤俭持家。生活里的祖母常以笑声面对困难、面对人生。老人家爽朗的笑声也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人生的困难和生活的曲折。

为了让子女能安心工作,祖母放弃了当时在国有企业的工作,相继给三个子女带孩子,我也是祖母带大的。祖母也因此失去了本来可享受的退休待遇。每当有亲朋好友说起此事,她总笑笑说,三个子女每个月给她的钱不比退休金少。

虽然祖母的三个子女每个月给她生活费,然而勤劳的祖母仍坚持到一些单位做临时工,或将需要加

工的物品拿到家中,进行一些初加工,贴补家用。比如,做信封、糊纸盒、拆纱头、做手套、缝袋子、包药丸……祖母从不抱怨,她能将这些简易的活儿做得非常精细,多次受到厂方赞扬。祖父季汉文下班后,也加入这个行列中。我的祖父母靠双手打造出“勤与俭”的好家风。

祖母是一位热心人,乐于助人。谁家子女甚至孙辈办喜事,祖父母总会前去帮忙,铺床叠被,放枣藏花生,让主家顺心顺意;谁家有个白事,祖父母也上门安慰,帮忙打理;谁家建房、邻里争执,祖母总会进行劝说。大家都说,季家妈妈是

个热心人,人没到,声音早就到了。

面对生活的不易和坎坷,祖母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,从不在乎子女、孙辈面前抱怨半句。祖父母生活了几十年,家中遇到过许多困难,她都和祖父自己解决,从不允许祖父在书信中给在外地的三个子女透露一点一滴。他们只通过书信给子女以支持、以鼓励、以关爱。

我的祖父季汉文、祖母蔡淑贞勤俭持家,操劳一生,分别以97岁、103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家庭的教育、家人的榜样、家风的传承同样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祖母的笑声伴随我的一生。

香樟叶

◎明思践悟



通城时续时断的春雨裹着飘飘洒洒的香樟叶。

当夜的脚步悄悄逼近,我忽闻室外淅淅沥沥,原来一场春雨又来了。推窗望去,借助小区通明的路灯,看到院内一排排树木被春雨和蒙蒙的雾气笼罩,扑朔迷离。雨点滴落在树叶上吟出“沙沙”低音;风儿吹拂在树叶上,唱出“哗哗”中音,偶尔还有高音。风雨交加的夜晚,正在上演一场动人的春天奏鸣曲!

清晨起来,风停雨霁,厚重的阴云已散去,唯天际一道彩虹,似诉说着昨夜春风春雨润碧树的故事。风雨过后,空气格外清新,天地间弥漫着树木和泥土的芳香。我心不禁为之一爽,走到室外,置身于美好的春天世界里,信步林荫小道,来到楼后西侧那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香樟树下,发现地面上散落着厚厚一层香樟叶。这是春风春雨的习作!

香樟树不同于一般的落叶乔木,叶子随着秋风秋雨凋落,即所谓“秋风扫落叶”。在整个秋冬,樟树叶柄细长,表面有着柿叶般的蜡光,一直就那么专心致志地顽强固守在树枝上,总是青青翠翠,即使到了“万花纷谢一时稀”的严冬,仍笑对冰天雪地,绿色不改、叶摇不落,给灰冷世界增添片片生机活力。一直要到冬去春来,香樟树也和其他落叶乔木一样,每一根枝条上都长出更加青翠的新叶,等所有的新叶长齐、长大、长结实,这时春风吹送,细雨飘洒,那些坚守了一个漫长冬天的香樟叶,才会完全放心地哗哗啦啦撒落下来。几天工夫,大多香樟叶都会坠落,满树满枝留下朝气蓬勃、郁郁葱葱的新叶。

我徘徊在樟树下,观看没赶上夜间风雨节奏而脱落的香樟叶,继续它们未完的行程。微风里,落叶在空中翩翩起舞,像是一群优雅的芭蕾舞者,轻盈旋转着,飘落时又宛若梦境中的花瓣,柔美清新。它们每一片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色彩,铺展开来,构成一幅绚烂多彩的画卷。

老香樟叶连酷寒的冬天都挺过来了,为何对温暖的春天不再留恋?这是因为它们遵循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,心甘情愿地把生存空间留给正在茁壮成长的新叶。在它们身上,不仅有岁月的沧桑,更有生命的精彩,在轻盈飘落的那一刻,变得如此令人着迷、令人心驰神往。

那些陨落的香樟叶是春天的礼物,是树木的馈赠,也是生命的循环。时间一长,它们的颜色也在发生变化,伴着春夏的雨水,它们将化作树下的泥土和肥料。人们常说落叶归根,归根是为了树干更加高大,为了新生的树叶更加繁茂。毫无疑问,那些落叶的生命,已在满树满枝的新叶上得到了延续。

春风暖阳下,鲜嫩滴翠的香樟叶在微风中轻轻摆动,好像是在向刚落地的老香樟叶致敬、感谢。望着树下的落叶,我的心中不知不觉漾起一种对落叶的敬重之感。我们要像香樟树叶那样,在风雨里坚强生长,在飘摇中舞动生命,在有限的生命里留下美丽痕迹。